

五塊錢

藍波

※※※※※※※※※※※※※※※※※※※※※※※※※※※※※※

星期天的菜市一帶，沿著林曼岸河二從河口到中段，行人，車輛，無牌小販，擠成暢通不了的擁擠，更何況榴槤季節又到，剛上市的水果，聞不到香味，也把手掌的饞嘴老翁吸引住，左一堆人羣，右一羣買客，團團圍着攤子，有人顧不得面子，捧着粒粒饞肉狂吻！

他九點多抵達菜場一帶，人潮湧湧，車陣，行人停滯不前，他的小鈴木驢驢停停，最後，終於穿過人流，加一節脫軌的車輛，拐進了中華總商會的停車場。

每個格子都被佔有了。

不知道今天團團圍圍轉幾圈才能找到車位。心忖。他放慢速度騎行。前面有女人攔着手中的車鎖，他跟著。她先開客座的門，把一包東西放進去，再轉到司機座邊的門去，在她繞過車尾時，她朝他投來一個眼神，彷彿在自傲，好彩囉，你，遇到我要回去，要不然，繞多幾圈也沒好泊車呢！

我該感謝妳嗎？他感受那種眼光，透過擋風鏡眼巴巴視她。她還慢條斯理退出車來。

他穿過魚檔，招徠的親切呼喚，好像你是每個檔口的老友，他們如政客蜜樣的口吻，爲的是你手中的一「票」！

他看見一攤位上，有新鮮的「巴壓蝦」。

在菜攤處買了地瓜、烏龜豆、辣椒，也買了「薄餅皮」、豆芽和豆腐，之後，他轉往魚攤處買了一公斤蝦，一張暗綠色的鈔票，我數四十五元二角。

站在糕餅攤前，他兩手十個手指已扣着幾個塑膠袋的菜餚。

「老板，買五個紅龜粿。」

他空出一隻手，塞進褲帶抽出一張紙幣，行人擠得他不能回身，眼角看是一張青色的五塊錢，遞給老板，視線卻擱住馬路上擁擠的情形，有朋友走過，招呼他，待把視線移回到攤上，給面有一張紅色十元鈔票，老板數着九張一元幣還他。

彎彎曲曲的行穿過塞在路上車與車的空隙，走回停車場。車內，他抽出袋中的錢，數一數，四張紅色十元，另外是剛找數的九塊錢！

哈！糕餅攤老板失算啦。不但白吃他的「紅龜粿」，還多出五塊錢。他想，今天也許好運，不過老板可要少賺且賠本了！管他呢！誰叫他粗心，并非自己貪心。他走向「大菓」，買了一張四個五的號碼，如果開出頭獎，那才走運。

他走上「源泉」的禮堂去看朋友歡舞，他走進，舞正在進行，他們面照，點頭。他在——張塑膠椅子坐下。

他們跳山地舞。

推磨的手勢：一、二、三、四……
手牽着手，橫着走，轉！繞成圓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三、四、五、六、七、八……

他靜靜看着，那些數字中，五字聽來特別刺耳。他想起那五塊錢來。

第一次靠近那攤賣糕的，是被一小塊石頭吸引住。它躺在一四方小筐內，乳黃色的蛋圓型，倒反着像一粒站，它那幕的部份是一層薄面夾一層砂質，然後是一粒小滑石子粘在上面，正面看却像乳頭！它在陽光下閃爍着礫石的反光。

●老板，買一塊錢紅龜。那石頭很漂亮呢！

「是嗎？朋友在加拿逸找到的，送了給我。」

「是啊，聽說那有很多河石。加昂河的石頭也很有型的。」

「你會喜歡石頭呀？」

「是啊，我有收集奇形怪狀的石頭。」

「那就送給你吧。這里還有一塊聽說從樹上掉下來的。」他從一堆散錢中找出一塊扁扁的岡石，遞過來，「要不要？」

「這個夠了。謝謝。」他拿了那顆石頭。

往後，每個星期天，慣例買完菜後，他會順道轉去那攤子帶糕，老板似乎不認得他了，他也懶得提起話題搭訕。

有時老板不在，只有一個女人看攤，皮膚烏黑粗糙，還有幾個小孩子，個子瘦小，大概是一家人了。

是不是他們一家都靠這攤賣糕過活呢？

他想起幼年，姐姐爲了補助家用，每每清晨，小手提滿一籃糕餅，在甘榜里沿家挨戶去賣，到要上學的時候才回來，也賺不了幾塊錢。那時他還小，家裏窮，而困苦的滋味，他怎麼忘得了。五塊錢在那個年代，作用可大了，他想起曾經米缸缺糧，他們一家以三角錢一斤的「嘉湖魚」充飢，他家挨過了艱苦的日子才逐漸轉入佳境，五塊錢在這物價高漲的現今，已作用不了什麼，可是，對窮人來說，至少是一兩天的家用！

他眼前的舞影恍惚是一團的朦朧……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二、三、四、五、六、七、八……

舞者的一件青色汗恤，在他眼前幌動，幌動，竟映出一張淺綠色的五塊錢。

他默默離開舞廳的禮堂，走下樓來。看看錶已將近十一點，他遠眺前面菜場的方向，人潮依然湧湧，還未收市，他快步向前走去！

※※※※※※※※※※※※※※※※※※※※※※※※※※※※※※

人世間

●開場白者，「玩多大？打幾台？」是也。唉，何物文學，爽過打麻將呀！此時此地，只追求最基本的官能快感，而且停留在那個階段的人，在在皆是，沒有文學，照樣過日子。黑暗和嚴寒還沒到來，石在，顯不出火種不滅，不妨先築一爐文學之火，煉煉靈性。

●隔壁的老蔡先生要賣他的車，擬了則廣告，不外乎機件良好云云，「有誠意者請致電話若干」。隔天見報，「誰」字不見。老蔡先生怒上心頭，打電話去報館刮了一頓。我怪之。他則曉我以大義：「『誰』字，『誰』字，有誠意者才會來，有意者，誰不是有意者？像你這種無聊透頂的人最愛打電話來亂問價錢，加焦加焦，唔得HOT！」一語中的，我就老羞成怒，不買他的豬肉。

噫，做事要有誠意，高文章焉能例外？虛情假意的作品，遇上老蔡先生這號人物，不落落而進者，幾希。

●鑿穿之後，須在鋼處用力敲打，以除渣滓。有時熱渣四濺，或入鞋中，燙得人跳腳四起，痛不欲生。復見鋼跡亮麗堅固，則老懷堪慰。倘若一擊之下，鋼件如華社般四分五裂，實在也是因禍得福，理應拋開面子問題，重新再鑄，假象之既去，鋒功自然更進。

「你寫你的文章，我寫我的文章，你評我的文章做什麼？」有這種心態的人，不妨先學鑄鏢，把「文人相輕」，「人身攻擊」這類渣滓自心頭敲去。

●轉眼又是新年到，在此祝各位新年快樂，願您的煩惱像您的新年之計那般不持久。

(葉綠素)



本地文藝

走在風裡

勉之

1

哥：今夜風又大了。我停了很久了，現在是寒假，我可以爲我可以寫一些東西出來結果還是沒有。我在唸書，唸氣象，同室的學妹對我駭笑——唸書！寒假呀！我也只好笑，真是的，小孩子大驚小怪什麼了。

現在盼台視中視華視三台電視台的節目都很有趣又很奇怪，日日我無聊不想唸書看書想東西寫日記喝水洗衣的時候我就去看電視。看一堆，然後，空空地回寢室繼續唸書或是睡覺或是想東西。所以我想放假也是好的，否則我幾乎是不在電視機前面停留的，那太對不起國家民族全人類了（說笑的）。

我本來很想跟很多人問好的可是後來又想還是不要也罷是不是？有許多朋友我是很想念他們的可是他們知不知都是無所謂的呀。冬天的時候，我把雙手放在外套的口袋中去走長長的街，就會想，我走在南極冰原上呼呼寒風在吹勇敢的我昂首前進，於是就會很快樂了，有時候溫度低了，呼出一口氣，自己的霧便在嘴前散開散開，於是我就會微笑了。

長大真是一件很無聊的事，尤其是明白了自己沒有能力拯救全人類（哈！）之後，心裏在想：何必長大嘛！何其做小人物也有好處的。其實我最近心情不錯，尤其是蘇俄老戈夫克夫宣佈蘇俄共黨放棄一黨專政後，我只有一个想法：老戈可以得諾貝爾和平獎，唔，還是老戈與榮玲共得吧。（榮玲呀，那中國大陸上天安門前的勇敢的女子呀，是我的偶像！）

我又在說沒有組織的話了。

告訴你，這裏呀，有一羣馬來西亞年青人在一個馬來西亞青年社中要做一些事情而我仍未決定要不要加入。他們熱情，是有的，可是你知道老大熱情，有時候反而壞事。我那時候在想，中文怎麼可能會消失呢，伊如此美的！可是我後來想一個中文變成不美麗，也就是中文消失了呀！所以我決定要支持青年社。因爲有一羣年青人在擔心，總好過我一個人瞎操心，哈哈！

今天在看新聞有個預言家說本世紀末由於冰期及臭氣層的受破壞，日後人類可以安居的應是南半球（仍在開發中的南半球），因此預言家勸人們趕快移民。SO FUNNY！不，我是指移民很可笑。

地球是很脆弱的，所以，人類必須要堅強，老大。

2

我爲什麼喜歡穿寬寬大大的衣服呢因爲呀小小的我裹在大衣服裏就似多了份安全感不喜歡穿太合身的衣服我會很不自在呢自己彷彿是一幅剪貼好的兒童畫沒有防護地站在人前把自己裝在大衣服中手也不見了身體也不見了臉也小小的脚也短短的只有頭髮短短地在飄眼睛在轉動就像在躲躲貓貓遊戲中興高采烈地把自己藏起來……（如果悲觀一點點就會想如果遊戲結束了都不曾被找到是因爲沒有人想到要找就會有小小的傷心）

煙火 抄物越星座詩社 文藝雙週刊 95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